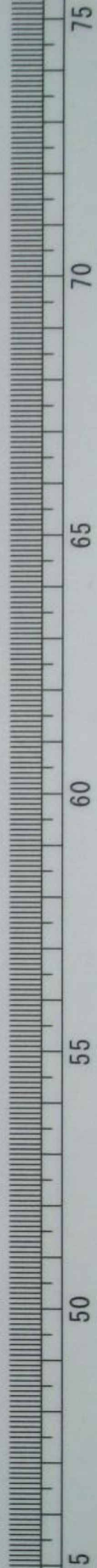


醫籍攷

卷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方論三四五

武  
9  
14



明  
城  
2  
卷  
14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記

岡氏  
森庭

岡氏  
森庭

醫籍考卷二十五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三

金匱玉函

宋志八卷註曰王叔和集

存

林億等疏曰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同體而別名欲人互相  
檢閱而為表裏以防後世之亡逸其濟人之心不已深乎細  
考前後乃王叔和撰次之書緣仲景有金匱錄故以金匱玉  
函名取尊貴而藏之之美也王叔和西晉人為太醫令雖博好

經方其學重乎仲景是以獨出於諸家之右仲景之書及今  
八百餘年不墜于地者皆其力也但此經自晉以來傳之既  
久方證訛謬不倫歷代名醫雖學之皆不得彷彿惟孫思邈  
粗曉其旨亦不能修正之况其下者乎國家詔儒臣校正醫  
書臣等先校定傷寒論次按成此經其文理或有與傷寒論  
不同者然其意義皆通聖賢之法不敢臆斷故並兩存之凡  
八卷依次舊目總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恭惟主上大明  
撫運視民如傷廣頒其書為天下生生之具直欲躋斯民於  
壽域矣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

王好古曰全書遺三函即仲景之書稱也全書遺要略亦出五函

醫壘元戎

陳世傑序曰全書遺王函經八卷漢張仲景論著晉王叔和所  
撰次也其標題蓋亦後人所加取珍秘之意仲景當漢季年  
篤好方術以極天橫其用心仁矣故自素難本草湯液諸書  
咸挾根得髓其為傷寒雜病論實為萬世群方之祖自叔和  
尊尚以後年歲久遠錯亂放失者屢矣宋治平間命諸臣校  
定其目有三曰傷寒論全書遺方論一名全書遺以及此經是也  
雖未必盡復仲景本書之舊然一家之學粗完余幼讀二論  
精微簡要務令上口以通思索編求是經獨不可復後檢都  
陽馬氏經籍考雖列其目而所引晁序則實全書遺王函要略

也。此經蓋自元時而不行于世矣。咸壬辰義門何內翰以予  
粗習張書句讀手批宋本見授梓受卒業喜忘寢食惜其訛  
脫者多甚或不能以句既無他本可校乃博考衆籍以相證  
佐補亡滅誤十得八九稿凡數易而始可讀則掩卷而歎曰  
是可報命乎內翰矣內翰嘗以古明醫多以醫示人見愛過  
實囑刻其平生醫藥病狀之驗者予矍然不敢嘗語云三折  
肱為良醫予雖老是然處方設劑吾斯未信因念是經世久  
未見而內翰既得禁方不自秘匿雖古人尤難之閱以傳後  
其弘濟豈一師之說哉夫岐黃之書經也仲景之經律也臨  
證療疾引經案律十不失一二論所述畧具矣是書則兼綜

兩者而整齊形證附類方藥各有門部次第不可淆亂則知  
經又論之自出尤醫門之金科玉條也八卷之中上順天和  
以療人患非通三才之道而得往聖之心者不能觀者苟能  
沈潛玩索而知其所以則因病發藥應如桴鼓順之則能起  
死畔之則立殺人先儒以孫思邈尚為粗曉其旨得其書者  
未可謂不過與傷寒論及要略相出入而鹵莽治之也不揆  
淺陋願與同志者熟讀而精思之昔康熙丙申陽月

按先子曰金匱玉函是傷寒雜病論之別本同體而  
異名者蓋從唐以前傳之大抵與千金書所授同而外  
臺小柴胡湯及柴胡加芒消湯方後引玉函經正與今

本符若其總例稱張仲景曰又云今以察色診脈辨病  
救疾可行合其之法并方藥共成八卷號為金匱玉函  
經則後人就于晉人經方之書而湊合所撰也又究其  
目之所錄晉書葛洪傳曰洪著金匱要略方百卷掇肘后  
方及抱朴子自云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則二者必是  
一書由是觀之金匱玉函原是葛洪所命書即後人尊  
宗仲景者遂取為之標題也以其珍秘不出之故著錄  
失其目欽漢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高祖紀註如淳曰  
金匱猶金匱也顏師古曰以金為匱保慎之義王子年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八佹老

子撰道德經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神仙傳曰  
衛叔卿入太華山謂其子度世云汝歸當取吾麻室西  
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  
年可能乘雲而行是則命書之義也若金匱要略方論  
後人又錄出其中論雜病者節畧以為三卷者也林億  
等云緣仲景有金匱錄故以金匱玉函名之然所謂金  
匱錄他書不載其目唯宋本及俞樾趙開美所刊金匱  
要略林億等序後有小叙稱仲景金匱錄岐黃素難之  
方近將子卷云是原葛洪抱朴子及肘后方序語想彼  
作要略者改竄其文而所附味其旨趣汎濫不經未足

以為據也。

醫籍考卷二十五

醫籍考卷二十六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四

成氏無已註解傷寒論 舊訛作圖解

國史經籍志十卷

存

嚴器之序曰夫前聖有作後必有繼而述之者則其教乃得著于世矣醫道之源自炎黃以至神之妙始興經方繼而伊尹以元取王之才撰成湯液俾黎庶之疾咸遂蠲除使萬代之生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液為傷寒五疫論十

敬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晉大醫令王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叙得為完帙昔人以仲景方一部為眾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千有餘年不墜於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精而奧其法約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曠究後雖有學者又各自名家未見發明僅存醫業自幼祖老耽味仲景之書五十餘年矣雖粗得其門而近升乎堂然未入於室常為之慊然昨者邂逅聊攝成公議論該博術業精通而有家學註成傷寒十卷出以示僕其三百九十七法之內分析異同彰明隱奧調陳脈理區別陰陽使表裏以昭然俾汗下而灼見百一十二方之

後通明名號之由彰顯藥性之主十劑輕重之攸分七情制用之斯見別氣味之所宜明補瀉之所適又皆引內經旁牽眾說方法之辨莫不允當是前賢所未言後學所未識是得仲景之深意者也昔所謂慊然者今悉達其奧矣親觀其書誠難默然不揆荒蕪聊序其略時甲子中秋日洛陽嚴器之序

王履曰成無已作傷寒論註文作明理論其表章名義纖悉不遺可謂善讀仲景者然即入陰經之寒證又不及宋奉議能識况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於三陰諸寒證止隨文解義而已未嘗明其何由不為執而

為寒也。源洞集

陶華曰成無已順文註釋並無缺疑正誤之言以致將冬時傷寒之方通解溫暑遺禍至今而未已也。傷寒瑣言

醫林列傳曰成無已聊攝人家世儒醫性識明敏記問該博撰述傷寒義皆前人未經道者指在定體分形析證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古今言傷寒者祖張仲景但因其證而用之初未有發明其意義成無已博極研精深造自得本難素靈樞諸書以發明其奧因仲景方論以辨析其理表裏虛實陰陽死生之說究藥病輕重去取加減之意真得長沙公之旨趣所著傷寒論十卷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大

行於世。仲景全書附載

王肯堂曰解釋仲景書者惟成無已最為詳明雖隨文順釋自相矛盾者時或有之亦白璧微瑕固無損於連城也。傷寒

準繩

汪璣曰成無已註解傷寒論猶王太僕之註內經所難者惟創始耳後之人於其註之可疑者雖多所發明大半由其註而啓悟至有忘其起予之功反責其註解之謬者或曰成氏註傷寒論不過順文隨釋但嫌其不辨叔和語不參仲景書正不知古人虛心著書不敢輕易指責所以品愈高名愈著如吾輩者亦自歎其饒舌耳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論十卷漢張機撰著王叔和編金成  
無已註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則無已所自撰以發明機說  
者也叔和高平人官太醫令無已聊攝人生於宋嘉祐治平  
間後聊攝地入於金遂為金人至海陵王正隆丙子年九十  
餘尚存見開禧元年歷陽張孝忠跋中明吳勉學刻此書題  
曰宋人誤也傷寒論前有宋高保衡孫奇林億等校正序稱  
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曾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未能考正  
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今先按定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  
二篇合二百九十七法除重複有一百一十三方案一十三  
原本誤作  
一十二今請頒行又稱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

學之云而明方有執作傷寒論條辨則詎叔和所編與無已  
所註多所改易竄亂併以序例一篇為叔和偽託而刪之國  
朝喻昌作尚論篇於叔和編次之舛序例之謬及無已所註  
林億等所按之失攻擊尤詳皆重為考定自謂復長沙之舊  
其書盛行於世而王氏成氏之書遂微然叔和為一代名醫  
又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無已於斯帙研究終身亦必深  
有所得似未可概從屏斥盡以為非夫朱子改大學為一經  
十傳分中庸為三十三章於學者不為無裨必以謂孔門之  
舊本如是則終無確證可憑也今大學中庸列朱子之本於  
學官亦列鄭元之本於學官原不偏廢又烏可以後人重定

此書遂廢王氏成氏之本乎

成氏無明理論宋志冒敬器之三字

宋志四卷

存

藥方論自序曰制方之體宣通補瀉輕重滋滑燥濕十劑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緩急奇耦複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體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於氣味生成而制方成焉其寒熱溫涼四氣者生乎夫酸苦辛鹹甘淡六味者成乎地生成而陰陽造化之機存焉是以一物之內氣味兼有一藥之中理性具矣主對治療由是而出斟酌其宜參合為用君臣佐使各以

相宜宣攝變化不可勝量二千四百五十三病之方悉自此而始矣其所謂君臣佐使者非特謂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三品之君臣也制方之妙的與病相對有毒無毒所治為病主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擇其相須相使制其相畏相惡去其相反相殺君臣有序而方道備矣方宜一君二臣三位五使又可一君二臣九佐使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全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耦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耦之制也近者奇之遠

者耦之所謂遠近者身之遠近也在外者身半以上同天之陽其氣為近在內者身半以下同地之陰其氣為遠心肺位膈上其藏為近腎肝位膈下其藏為遠近而奇耦制小其服遠而奇耦制大其服腎肝位遠數多則其氣緩不能速達於下必劑大而數少取其氣迅急可以走下也心肺位近數少則其氣急不能發散於上必劑少而數多取其氣易散可以補上也所謂救者腎一肝三脾五心七肺九為五藏之常制不得越者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又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隨其攸利而施之遠近得其宜矣奇方之制大而數少以取迅走於下所謂下藥不以耦耦方之制少而

數多少取發也散於上所謂汗藥不以奇經曰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耦處方之制無逾是也然自古諸方歷歲浸遠難可考評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為衆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醫帙之中特為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實乃大聖之所作也一百一十三方之內擇其醫門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制之法明之庶幾少發古人之用心矣嚴器之序曰余嘗思歷代明醫迴轍起死祛邪愈疾非曰生而知之必也祖述前聖之經才高識妙探微索隱研究義理得其旨趣故無施而不可且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或死或愈止於六七日之間十日以上故漢張長沙感往昔之渝衰

傷橫天之莫救選為傷寒論十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十三方為醫門之規繩治病之宗本然自漢逮今十有餘年唯王叔和得其旨趣後人皆不得其門而入是以其間少於註釋闕於講義自宋以來名醫間有著述者如龐安常作卒病論朱肱作活人書韓祇和作微旨王實作證治雖皆互有闡明之義然而未能盡張長沙之深意聊攝成公家世儒醫性識明敏記問該博撰述傷寒義皆前人未經道者指在定體分形折證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辯之釋戰慄有存外之診論煩躁有陰陽之別嚴語鄭聲令虛實之灼知四逆與厥使淺深之類明始於發熱終於勞復凡五十篇目之曰

明理論所謂真得長沙公之旨趣也使習醫之流讀其論而知其理識其證而別其病曾次了然而無惑顧不博哉余家醫業五十載究旨窮經自幼迄老凡古今醫書無不涉獵觀此書義理粲然不能默默因序其略歲在壬戌八月望日錦  
嶺山嚴器之序

張孝忠跋曰右註解傷寒論十卷明理論三卷論方一卷聊攝成無己之所作自北而南蓋兩集也予以紹熙庚戌歲入都傳前十卷於醫者王光庭家洎守荆門又於襄陽訪後四卷得之望聞問切治病處方之要舉不越此古今言傷寒者祖張長沙但因其證而用之初未有發明其意義成公博極

研精深造自得本難素靈樞諸書以發明其奧因仲景方論以辯折其理極表裏虛實陰陽死生之說究藥病輕重去取加減之意毫髮了無遺恨誠仲景之忠臣醫家之大法也士大夫宦四方每病無醫予來郴山尤所歎息欲示之教難於空言故刊此書以為楷式使家藏其本人誦其言大橫傷生度乎免矣成公當乙亥丙子歲其年九十餘則必生於嘉祐治平之間國家長育人材命醫立學得人之效一至于此則天下後世凡所謂教養云者可不深加之意也夫開禧改元五月甲子歷陽張孝忠

汪璠曰傷寒明理論金聊攝人成無己撰書凡四卷其第一卷至第三卷共論五十篇始於發熱終於勞復其第四卷發明桂枝等方二十首此為深得傷寒之旨趣者也但其中四十五論云陽明病下血譏語此為熱入血室者斯蓋言男子不止謂婦人此與仲景之意大悖然亦不可因其一節之短掩其全部之長取名明理信不誣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成無己所作明理論凡五十篇又論方二十篇於君臣佐使之義闡發尤明嚴器之序稱無己撰定傷寒義者前人未經道者其推挹甚至張孝忠亦稱無己此二集自北而南先以紹興庚戌得傷寒論註十卷於醫士王光庭家後守荆門又於襄陽訪得明理論四卷因為刊板於郴

山則在當時固已深重其書矣

陶氏華傷寒明理續論

一卷

存

自序曰昔朱肱奉議著傷寒百問書經進授醫學博士其書付  
監刊行道遇豫章名醫西求道方因就質之宋為指駁數十條  
肱罔然自失由是書監不刊事見續易簡方雙鍾季知先又  
為歌括八韻二書吾鄉先輩例以為活人之書按魏志華佗  
傳云出書一卷此書可以活人則活人之名所由始而仲景  
傷寒論是也朱李二公雖知有仲景之書不能臻其闡奧未

足以克活人之名正統改元余遊京師遇臨江劉志善先生  
授書一卷指摛百問亦數十條推乃以南歸呈之松江趙景元  
先生奉議之書固未盡善而劉公所駁似為大察前人無議  
為也且仲景之書流傳既久魚魯實多微辭與久之互見殘  
簡斷編之後先朱公既未知其文又不知其證候然自漢魏  
以來高人逸士所著不傳于今者何可勝數因出示諸書曰  
郭白雲傷寒補亡龐安常卒病論韓祗和微旨楊仁齋傷寒  
類書王真證治常器之楊大授凡此數種皆有功于仲景而  
東南醫流所未見也景元亦自編六書曰傷寒類例久未之  
成不以示人庚寅冬予病足不出戶庭數月因觀成無已明

理論止五十證，辨究詳明，惜其未備。於是乃集所見所聞，此類附例，斟酌而損益之，遂成一書，名曰明理續論。始以自備遺忘，非敢傳諸人也。雖朱公百問，積平生之勤，尚不免後人之紛紜言之。予實何人，乃以數月而有所成，蓋賴古人之成訓，有以啓發之。初學醫之士，或有所得焉，當有知予心者，乃記其所由於卷首云。

杭州府志曰：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効。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水結於胸中。其門人請曰：「此病下之不能吐，吐之不出，當用何法？」陶曰：「宜食砒一錢。」門人未之信也。乃以他藥試之，百計不効。卒依華言，一服而吐，遂愈。門人問之曰：「砒性殺

人，何能治病？」陶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知其可愈。後來省郡治傷寒，一服卽愈，神効莫測。名動一時。然非重賂，莫能致論者。以是少之所著書曰：瓊言曰家秘曰殺車槌法曰截江網曰一提金曰明理續論。仲景以後一人而已。

巴氏應奎傷寒明理補論

四卷

存

閔氏芝慶 傷寒明理論刪補

四卷

存

自序曰昔軒岐洞悉醫經論及傷寒狀經脈之傳分汗下之  
法定愈否之期皆以日計者道其常舉其要也若夫諸變不  
可勝數內經難以其論故天復生仲景以宣其秘洩傳變之  
端別陰陽之發病撰論推廣經義立方 惠生靈一理貫通  
群緒畢著第非凡之教必闡深文簡意博世難窺測成無已

奮起研究創為訓解雖不能悉合微妙而發明者殊多更出  
餘意以著明理論誠恐理有不明則執迷妄意戕害必罪故  
註外諄一耳上宗前哲亦啓後學寧不殷乎議論五十首彰  
顯表裏實虛方論二十章剖折 直匡佐夫死生有據治療  
堪憑學者引伸觸類自可明其未盡 者然必究內經與傷  
寒論度乎學有源流心有主宰理可自明苟然端本尋支徒  
爾檢閱斯集則重道成氏之心終可惜然昧理也至陶尚文  
家秘之類剽竊成氏者耳烏能出其右哉觀者當知取舍矣  
雖然聲或有瑕書難盡信稍為補刪使屬僭踰三卷之中惟  
煩證虛煩陽厥陰厥刪者全文補以愚意如其次第仍於四



條下明即其故見全刪全補者與他條有別也其餘六十六條或刪字或刪句因詞繁而刪因說悞而刪悉順原文仍令上六貫通間有明以鄙意補其闕略者則皆細書令其古今不紊也蓋由欲助明理以勝遂因成氏舊而損益之不自知其妄耳志醫士可不思明理耶西吳松筠館主人閔芝慶題

按芝慶曰煩者不能安靜之貌較諸躁則輕焉因於熱者因多亦有因於寒者焉成氏誤以煩熱為一條云煩者熱也其虛煩一條亦欠妥因併刪而改之又四逆與厥其義無異而皆變文耳成氏謂四逆輕於厥編為二證仍就其論而采所可取舍其所當去為陽厥陰厥二

條以補之其論精核可以為據無復黨同護闕之弊矣

汪氏疏 增補成氏明理論

未見

汪疏曰成氏註仲景書已完又自撰明理論其解仲景桂枝麻黃青龍等湯尤為明暢第惜其所解者不過廿餘方耳其所未發明者愚即以原註中之意及採內經等書全以鄙意補之傷寒論辨註凡例

宋氏雲公 傷寒類證

二卷

存

自序曰竊聞天地師道以覆載聖人立醫以濟物道德醫藥  
皆原於一醫不通道無以知造物之機道不通醫無以盡養  
生之理然欲學此道者必先立其志志立則物格物格則學  
專學雖專也必得師匠則可入其門矣更能敏惠愛物公正  
無私方合其道夫掌命之職其大矣哉且聖智玄遠自有樞  
要強欲穿鑿徒勞皓首僕於崇山醫流張道人處密受道玄  
類證乃仲景之鈴法也彼得之異人而世未有本切念仲景  
之書隱奧難見雖有上云士所見博達奈以一心日應眾病萬  
一差悞豈不憂哉今則此書換其微言宗為直說使難見之  
文明於掌上故曰舉一綱而萬目張標一言而眾理顯若得

是書以補廢志其濟世也不亦深乎故命工開版庶傳永久  
昔大定癸未九月望日河內宋雲公述

**汪琬**曰明季虞山人校刊類證三卷於仲景全書中其書以  
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分為五十門以大陽等六經編為辰卯  
寅丑子亥字號有如五十門以嘔吐門為始見辰字號某嘔  
證當用仲景某方與馬宗素鈐法相似亦別無發明處故準  
繩凡例云發熱傷寒者眾矣知尊仲景書而遺後賢續法者好  
古之過也類證諸書是也

傷寒摘疑

九靈山房集丹溪翁傷寒論辨  
宋濂丹溪石表歸作傷寒論辨

讀書敏求記一卷

未見

錢曾曰朱彥脩謂仲景書儒家之論孟也復何所疑摘之者竊恐摘簡斷文章句或誤故畧紀所疑而附以己意非敢致疑于仲景也

汪琥曰傷寒摘疑問目元丹溪朱震亨撰書止一卷始議脈終議證與傷此亦闡揚仲景之文大有益於後學者惜乎其論止一十九條而已

滑氏壽傷寒例鈔醫史嬰齊生傳作讀傷寒論鈔

三卷

未見

汪琥曰傷寒例鈔元許昌滑壽伯仁集書凡三卷其上卷首鈔傷寒例次鈔六經有如太陽一經先鈔本經總例曰在經之證曰入府之證曰傳變之證又次鈔本經雜例凡三陽經及合併病皆如上例鈔作一卷其中卷則鈔三陰經例及陰陽差後勞食復例其下卷則鈔脈例有如亡血脈陽衰脈病脈難治脈又如六經中風及傷風見寒傷寒見風溫病風溫痘溫暘霍亂厥逆下利嘔吐可否汗下之條皆鈔其脈末後則鈔死證三十餘條其於仲景之論毫無發明亦止便學者之記習耳

許氏千金鏡內書考議

十二卷

存

建安縣志曰許宏字宗道幼業儒而隱於醫奇證異疾醫之輒效  
又云詩文寫山水花卉皆臻其妙卒年八十所著有通元錄行世  
汪璠曰金鏡內臺方議建安許弘集書凡十二卷其第一卷  
至十卷議仲景麻黃桂枝等湯方第十一卷議五苓等散方  
第十二卷議理中散方其說雖以成註為主然亦多所發明  
明是亦大有裨於仲景者也璠按許氏不知何代人不詳其  
字闕其文義想係是金元時人耳

按許宏以傷寒論為金鏡內臺方雜病論為外臺方考  
內外臺之稱未聞有命仲景書者而其為義殆不相類

詳見千方論第十  
九外臺秘要下 許氏所稱其意若云內外篇耳許又  
著湖海奇方八卷自序題永樂二十年歲在壬寅七月  
二十四日己卯建安八十二翁許宏謹書則縣志稱以  
八十一卒誤矣汪璠為金元間人亦失考也

汪氏 傷寒選錄

八卷

存

自序曰傷寒論者仲景張先生之所作也自漢而下推明之  
者殆且百家求其能悉其旨者十百而一二焉余於壯年嘗  
輯諸說少加隱括分條備註祖仲景者書之以是附諸家者

別之以殊去取未必正也較諸他書頗為詳盡臨證一覽而諸說皆在于目矣稿已粗具奈何年逾七十而目昏矇莫能執筆稿幾廢棄如故紙也幸同邑石壘陳子楫和溪程子鎬于余最厚論及傷寒因檢故稿出示條例既而語諸予曰此稿成之不易茲皆視如故紙則前功盡棄誠可惜哉吾等當極駑鈍以終厥志何如余曰固所顧也第恐年老弗及見焉于是盡取諸書付之見其授受唯謹夙夜匪懈從事于斯益其所未益增其所未增逐條補輯反復數過不憚其勞如此爰及三載始克告成余曰業已廢棄今賴二子得成全書果不負余之所顧也人言有志者事竟成豈不信哉噫齒將沒

矣尚獲覩其成功余之幸也又如何耶名其書曰傷寒選錄蓋因備取諸家之說而選其近於理者靡不悉錄又奚俟余贅辭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斯之謂歟故為之序嘉靖丙申年三月朔且新安祁門汪機序

凡例曰諸先賢所論於仲景有發明者並採輯卷首以廣識見耳一編集多做王安道所定次序以傷寒例居六經之首病篇次之 一六經諸病皆做成無已例摘取諸證條中一證別立條款為之發明成氏或有所未瑩者復附諸賢所論俾學者知有所擇也 一各證成氏所釋有未當者復採諸賢之說以附益之使觀者知所適從也

方者則參考諸書之有方者補之別例圖不敢比同于仲景  
蓋恐其方或有所未當也。一所集諸賢之說但註其姓氏  
不敢直書其名如成無己曰成氏劉河間曰劉氏韓祇和曰  
韓氏龐安常曰龐氏錢聞禮曰錢氏許叔微曰許氏朱肱曰  
朱氏吳棗曰吳氏陶尚文曰陶氏朱丹溪曰丹溪張兼善曰  
張氏

胡氏朝臣傷寒類編

七卷

存

跋曰昔人疑傷寒論非全書乃叔和雜以己意而成之者按

王安道謂六經病篇立法嚴而處方審仲景妙義攸存必  
非叔和所能替辭也其有增附者厥陰下利嘔噦諸證與  
脈法可汗不可汗等篇而已余然其言為類編書列傷寒  
例於前六經病次之差後病又次之相類病又次之脈法居  
後惟錄其有關於傷寒者諸方則另為一卷皆節取成註  
欲使初學易於尋究爾若專門通敬之士自當求全書而  
閱之固不可厭繁雜而就簡便也嘉靖甲子歲春正月  
吉日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會稽敬所  
胡朝臣書

汪琥曰傷寒類編明會稽進士胡朝臣著書凡七卷列傷寒

例於前六經病次之差後病又次之相類病又次之脈法居  
後方附卷末其大旨不過削叔和繁文採集仲景要旨如大  
陽病曰有汗曰無汗曰水氣曰裏寒曰裏熱曰裏虛曰汗後  
曰吐後曰下後曰汗吐下後各自分類他經做此每條之下  
皆節取成註毫無增益恐初學厭全書之繁故為是編使易  
於誦習耳

方氏有執傷寒論條辨

八卷

存

自序曰傷寒論之書仲景氏統道垂教之遺經治病用藥大

方大法之藝祖醫家繼問之要典有生之不可一日無仁孝  
之所不可不勉者也切緣遠世文章傳稱簡古真雅矧旨多  
微隱而理趣幽玄惜承流匪人門牆莫覩鑿者紛紛註者諾  
諾蕪穢塵蒙致承諸高閣危如一綫有自來矣胡氏春秋傳  
曰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庸腐學經不知其義者之非爾  
信哉言也嗚呼斯文如此遂至澆風競著正學沈淪邪說橫  
行人心日惑以交際言則皆粉黛逢迎土苴然唯惟是行  
成習久矣若之何不疾病顛連札天接迹嗚呼世途醫道尚  
可言哉余以身經弊難死幸重生因偶竊目觀欄遠覺猛鷲  
大意瞿然嘆曰今日之幸何莫非天天之留我必有我意有

意於我其在斯乎然則難也非難也警言也警言以事天之道也盡天盡人盡在我爾我且致盡於斯或者其度幾子於是也揣愚陋改故卽新輸心委志游適涉遐新瞻風霜晨霄砥礪積以必世夏勤僅免辨成斯錄於發揚經義之蘊奧雖不敢以仿佛言而探本溯源蓋有若自得其萬一於言表者亦不敢自欺也客有就觀者殺車截江自謂以為珍重子孫計是何如邪應之曰弗如也樞網固奇貨可居得以計子孫私吾道也若謂可以為其所欲為則自裁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至周程張朱何樂而不為耶蓋道本乎天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孔氏之有子思猶夏后氏之

有啓天也故道非聖賢不世本草素靈難經以來皆如此豈貨之為貨可以必子孫而世其居乎吾亦天吾之天以天人之間爾弗如也然則天天將何如曰以蘇子以天與我必我用我知之不以告父為棄天輕用之為褻天是以汲汲以干時為於用也吾老矣不能篤不能干不能必又不能忘情於蘇氏子之言若天未欲斯道之一絃墜則必有全補天心天手者出嗚呼徵斯人將焉用斯吾將刻之刻之以待庶子斯道之世其綿有在其爾有馮此固吾天天之初心也子將謂何客曰善於是于書時萬曆壬辰上元節日歛之中山山中七十翁方有執自序



跋曰昔人論醫謂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無法  
方法具備惟仲景此書然則此書者盡斯道體用之全得聖  
人之經而時出者後有作者終莫能比德焉是故繼往開來  
莫善於此愚自受讀以來沈潛涵泳反覆紬繹竊怪簡編條  
冊顛倒錯亂殊甚蓋編始雖由於叔和而源流已遠由間時  
異世殊不無竄殘人弊今非古是物固然也而注家則置弗  
理會但徒依文順釋譬如童蒙受教於師惟解隨聲傳誦  
毫意義情不關心至歷扞格耳牙則又掇拾假借以牽合卽  
其負前修以誤後進則其禍斯時與害往者不待言也所  
謂舟一也操而善則有利濟之功不善則不惟適足以殺人

而又併已亦命胥以自溺者猶是也是故君子慎術不亦可  
懼也夫於是不憚險遠多方博訪廣益見聞慮積久長晚忽  
豁時乃出所日得重考修輯屬草於萬曆壬午成於去歲己  
丑倩書臚脫方幸字得頗佳而校討點畫則又率多訛謬自  
慨今年七十一矣不免強拭眊昏力指託梓復容留後凡若  
千萬言移整若干條考訂若干字曰傷寒論者仲景之遺書也  
條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條選之之謂也嗚呼仲景聖當時而  
祖百代其神功妙用聞而不得見所可見者僅存是書泝是  
書以求其道由其道以續其宗亦惟係乎人之心志用不用  
何如耳今也以生乎千五百年之下而欲溯源于千五百年

上人之遺言，鍵發其神妙，以極率由，豈可以容易言哉！然時世雖殊，人心則一，不一者事，至一者道，誠能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則道在是也。道得則仲景得矣，尚何時世之間，可以二言邪？是故具述其本末，粗陳大義，俟諸來哲，吳家精詳，元期斯道，協陟重明，以之修己治人，進之扶盛順化，念茲在茲，施於有政，庶幾將來，雖或時災，平循通轍，紱綏正命，則仲景在我，而聖賢之宗風不墜，是非吾人顧念天之所以與我，而我當求盡其所以體之全之之一事邪？他固非愚之所可豫知也。曷敢道哉！抑揣餘景衰，肘醜瘠，何可以入人目，而乃劬劬若是，以取身後唾唾邪？不然也。蓋亦不過遠惟。

或者得微觀於有道在任，則亦尚可以少見競競專致操存一筆之不敢苟云爾。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仲冬閏辛巳朔粵三日癸未朏新安方有執自跋。

閱芝慶曰：方氏作條辨以太陽一經為三篇，分衛中風為上篇，其間總論中風傷寒如太陽病七日以上自愈者之類，不能悉舉。此等既屬總論，則難分而為二，以之列於上篇固無不可。但與衛中風為上篇之說少違耳。又據分營傷寒為中篇，凡有傷寒二字居各條之首者，悉入焉。不知其中固有專指營傷寒者，亦有兼指衛中風者。蓋中風與傷寒可分為二名，又可合而俱稱傷寒。是以中風與傷寒為一病，自古通謂之。

傷寒如傷寒一二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之類是皆兼論中風於言外者也乃因傷寒二字居首悉列中篇以亦有據但既有營傷寒為中篇之說則後人倘有執泥而謂與中風無涉者從茲始矣又將發汗已發汗病不解發汗之類皆列於中篇意以發汗者必麻黃湯證也不知麻黃湯固為發汗之劑桂枝湯雖云解肌亦稱發汗觀於篇中所云病常自汗出者此為營氣和云云結之曰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則桂枝湯亦稱發汗可知矣烏得以凡云發汗者皆入營傷寒之篇也又據以營衛俱中風寒者為下篇凡脈浮緊及傷寒脈浮者皆入焉即舉其所註而辨之其一卷

第一證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註曰尺寸俱浮者知為病在太陽又曰揭太陽之總病為二篇之大綱云云似知或中風或傷寒或風寒兩傷凡屬太陽者皆當思浮脈矣又據其三卷第十三證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註曰傷寒脈不浮浮者風也何與三陽大綱之註自相矛盾而獨指浮為風耶遂將凡脈浮緊及傷寒脈浮者皆入風寒兩傷之篇非矣不特此也其三卷三十五證傷寒胸中有熱註云熱以風言第三十八證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註曰熱風也豈不知始自太陽者或中風或傷寒皆能成熱故素問熱論曰人之湯於寒也則為病熱焉得獨以熱為風乎

遂將凡傷寒有熱及發熱及如瘧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者皆入風寒兩傷之篇謬亦甚矣方氏之心無非欲立異以為高故其編次悉更舊本前者後後者前之諸篇皆有更移太陽三篇為甚將欲求勝於叔和乎設使人各一見以自高何時復出仲景而始定余何人也敢妄意有更

汪璠曰傷寒條辨明歙人方有執著書凡八卷先圖說次削例又次辨太陽病以風傷衛為上篇分第一卷寒傷營為中篇分第二卷營衛俱傷為下篇分第三卷陽明少陽二經病分第四卷三陰經病分第五卷風溫雜病及霍亂陰陽易差後等病分第六卷痘濕喝及辨脈法分第七卷汗吐下可不

可分第八卷後又附鈔本草其條辨仲景六經篇文可謂詳且盡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論條辨八卷附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痘書一卷明方有執撰有執字中行歙縣人是書刻於萬曆壬辰前有己丑自序一篇又有辛卯後序一篇又有癸巳所作引一篇則刻成時所加也大旨以後漢張機傷寒卒病論初編次於王叔和已有改移及金成無己作註又多所竄亂醫者或以為不全之書置而不習或沿習二家之誤彌失其真乃竭二十餘年之力尋求端緒排比成編一一推作者之意為之考訂故名曰條辨其原本傷寒例一篇不知為何

人所加者竟削去之而以本草鈔一卷或問一卷附綴於末  
又以醫家誤症為驚風多所大枉乃歷引素問金匱要略傷  
寒卒病論諸說為症書一卷併附於後有執既沒其板散佚  
江西喻昌遂採掇有執之說參以己意作傷寒尚論篇盛行  
於世而有執之書遂微國朝康熙甲寅順天林起龍得有執  
原本惡昌之剽襲舊說而諱所自來乃重為評點刊板併以  
尚論篇附刊於末以證明其事卽此本也起龍序文於昌毒  
罵醜詆頗乖雅道其所詳論亦皆贊美之詞於病證方藥無  
所發明今並削而不載所附刻之尚論篇原本具存已別著  
錄其異同得失可以互勘不待此本之複載今亦削之而附

存原目於此焉

王氏肯堂傷寒准繩

醫藏目錄八卷

存

自序曰夫有生必有死萬物之常也然死不死於老而於  
病者萬物皆然而人為甚故聖人憫之而醫藥興醫藥興而  
天下之人又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藥矣智者憤其然因曰病  
而不藥得中醫豈不信哉或曰此但為傷寒言之也雖然微  
獨傷寒特傷寒為甚爾蓋醫藥不宗本黃岐今其書具在然  
有論而無方方法之備自張仲景如仲景雖獨以傷寒著然

二千年以來其間以醫名世為後世所師承者未有不從仲景之書悟入而能徑窺黃岐之壺奧者也故黃岐猶義文也仲景其孔子乎易水師弟則濂洛諸賢金華師弟則關閩諸大儒也擬人者不倫於此矣王好古曰傷寒之法可以治雜病雜病法不可以治傷寒豈誠然哉傷寒法出於仲景故可以治雜病而為雜病法者多未嘗夢見仲景者也故不可以治傷寒也然則傷寒論可弗讀乎而世之醫有終身目不識者獨執陶氏六書以為枕中鴻寶爾夷考陶氏之書不過剽南陽唾餘尚未望見易水門牆而輒詆傷寒論為非金書聾瞽求學蓋仲景之罪人也而世方宗之天枉可勝道哉余少

而讀仲景書今老矣尚未覓規其堂堂平生手一編丹鉛殆徧紙敗墨渝海虞嚴道徹見而愛之欲壽諸梓而余不之許非靳之蓋慎之也丁酉戊戌間因嘉善高生請始輯雜病準繩而不及傷寒非後之蓋難之也今歲秋同年姜仲文知余所輯雜病外尚有傷寒婦嬰瘍科為準繩者四遣使來就鈔而不知余奪於幽憂冗病未屬草也因感之而先成傷寒書八帙始於八月朔而告完於重九或曰以數千萬言成於四旬不太草草乎曰余之醞釀于冊府而漁獵於書林蓋三十餘年矣不可謂草草也傷寒一病爾而數十萬言不太繁乎曰吾猶病其略也何也是書之設為因證檢書而求治法者設

也故分證而不詳則慮其誤也詳則多互見而復出而又安得不繁後之註仲景書續仲景法者或見其大全或窺其一斑皆可以為後學指南其擇而載之而又安得不繁且夫人讀一書解一語苟述其理有礙於胸中以問知者則唯恐其不吾告與告之不詳余固驚下然學醫之資差不在人後以余所自首不能究者與天下後世共究之將讀之恐其易盡而顧患繁乎哉丹陽賀知忠中祕心平濟物而勇於為義領為余流通書未成已鳩工<sub>七</sub>具矣余之遂成以此因叙于篇首時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重九日念西居士王肯堂宇泰書

凡例曰纂傷寒書者衆矣知尊仲景書而遺後賢續法者好古之過也類證諸書是也惟俗眼之便而雅俗雜陳沿繩莫辨使世不知孰為仲景者俗工之謬也瑣言蘊要諸書是也惟婁氏綱目列六經正病於前而次合病併病汗吐下後諸壞病于後又次之以四時感異氣而變者與婦嬰終焉而每條之中備列仲景法然後以後賢續法附之既該括百家又不相淆雜義例之善無出其右嘗書篇目大抵因之一解釋仲景書者惟成無已最為詳明雖隨文順釋自相矛盾者時或有之亦自壁微瑕固無損於連城也後此趙嗣真張廉善之流皆有發明並可為成民忠臣張公耳孫故多采綴便學

者一覽洞然而一得之思亦時附焉其文義淺近不必訓釋者則一切省之同一字趙者嗣真也張者兼善也黃者仲理也活者朱肱活人書也麗者安時也許者叔微學士也本者許之本事方也韓者祗和也孫者兆也李者李唐張元素也雷者潔古之子雲岐子也垣者李東垣而丹者朱丹溪也海者王海藏也王者履也羅者天益也戴者元禮也妻者全善也吳者緩也陶者莘也其不系姓字者自篇首辨證數語之外皆仲景論文也內經云風雨寒暑不得居邪不能獨傷人至于丹溪又云傷寒屬內傷者十居八九當以補元氣為主由是言之後人治傷寒者既皆識仲景之法不盡又不知

謹

其病本於內傷虛勞而思補養但用汗下致死者其殺人何異刀劍與言至此切骨痛心今雖以後賢補養之法附載于篇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尤望臨病之士重人命而懼陰謹熟玩此書無疑于心而後于手用藥即不能然寧過於謹護元氣無孟浪汗下而後庶幾乎少失也

明史葉玉樞傳曰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傳賢弄籍聲者館閣休冠朝鮮疏陳下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調家居久之吏部持節揚時喬為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著述甚富雅士書法以其尤精醫理故又附見方伎傳中



又方伎傳曰王肯堂字宇泰金壇人萬曆中舉進士選庶吉  
士授檢討以京察貶官終福建參政肯堂博採群書兼通醫  
學所著證治彙繩為醫家所宗

汪璣曰傷寒證治彙繩明金壇王肯堂字宇泰甫輯書凡八帙  
首列序例入門辨證內外傷及類傷寒辨其第一帙則以傷  
寒總例居前總例者乃叙四時傷寒傳變及汗吐下法又愈  
解死證陰陽表裡傷寒雜病類證雜論察色要略第二帙則  
以大陽例居前而以發熱惡寒惡風頭痛等證附之第三帙  
則以陽明病居前而以不大便不得臥自汗潮熱譫語等證  
附之又少陽病口苦咽乾往來寒熱等證亦并附焉其第四

帙先列三陰總論太陰病則附以腹滿痛等證少陰病則附  
以但欲寐口燥咽乾等證厥陰病則附以氣上衝心等證第  
五帙則言合併病又汗吐下後不解喘而短氣等證第六帙  
則繼以小便不利等證復附以狐惑百合兩感證第七帙  
則言勞食復差後等證又言四時傷寒不同溫者瘧瘵等證  
後附以婦人小兒傷寒第八帙則辨脈法藥性其書悉因妻  
氏綱目之義而以仲景方論為主後賢續法附之傷寒之書  
至此可為詳且盡矣但惜其纂錄災畧及諸方之義不能明  
暢又其云發熱惡寒頭痛等證諸經皆有何得限定附之一  
經之中於余不能無遺憾矣

趙氏問美集註傷寒論

十卷

存

凡例曰仲景之書精入無倫非善讀者未免滯於語下諸家  
論述各有發明而聊攝成氏引經析義尤稱詳洽雖抵悟附  
會間或時有然諸家莫能勝之初學不能舍此索途也茲依  
舊本不敢去取 一諸家善發仲景之義者無過南陽外此  
如叔維潛善潔古安常東垣丹溪安道近代如二陽字泰諸  
君子單詞片語雖不盡拘長沙輒亦實為得長沙精義急為  
採入以補六經未發之旨也 一是書仲景自序原為十六

卷至叔和次為三十六卷今坊本僅得十卷而七八卷又合  
兩為一十卷僅次遺方先後詳略非復仲景叔和之舊矣今  
依辨脈法為一卷自傷寒大例及六經次第不復妄有詮  
次止以先後勻適為六卷其遺方併入論集便於簡閱大抵  
因三陽王氏義例云

按是書所採成氏註解之外凡二十有二家輯者頗為  
詳博若沈亮宸王文祿唐不巖張卿子說世從不見別  
為採載者考沈名晉垣張名遂辰同錢塘人王字世廉  
號沂陽生海鹽人著有醫先一卷其事履覓縣志特  
唐不巖一人未詳里貫想亦係明季人蓋閱美輯書之

時各為參訂者故附入其說也

史氏闡然傷寒論註

十四卷

未見

汪琬曰史氏傷寒論請明越人史闡然百張氏著書九十四卷其第一卷先脈法第二卷辨脈法第三卷太陽病第四卷陽明少陽病第五卷太陰少陰病第六卷厥陰病第七卷痘濕霍亂以至於差後等病而復集陰陽毒百合狐惑等證名曰補遺第八卷乃次傷寒例第九卷辨汗吐下不可第十卷辨外感內傷及食積痰等十二證與傷寒異第十一

卷則載仲景原論中桂枝湯等九十一方第十二卷則採全賈在麻黃甲湯等二十二方補之第十三卷則採局方治四時感冒如香蘇飲等十一首附以補方八首第十四卷則採劉河間治夏月感冒方六首其大旨以仲景叔和原論如言脈虛則曰驚悸脈曰相乘脈曰死賊尖怪等脈如辨證虛則曰太陽本證曰傳經曰春溫曰愈期曰壞證曰合病曰併病曰衄曰冒曰喘曰吐等各就本文而標出之其治春溫灼熱則採活人書知母乾葛湯安胎湯以主治此為可取之處又其註病身大熱反欲得近衣節則引陶節庵云虛弱兼寒人感邪發熱熱邪浮淺不勝沈寒故內怯欲近衣此為大誤

之極間有順文隨釋處毫無明暢之論所集原之但宗成氏  
舊註所採新方皆依陶氏拒法此徒尊仲景虛名實不知仲  
景與義輕言註書空遺世誦

盧氏之脈傷寒全鏡疏鈔

未見

按右見于道古堂集名醫盧之頤傳

醫籍考卷二十六

醫籍考卷二十七

東都 丹波元胤紹公羽 編

方論 五

喻氏昌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

四卷

存

自序畧曰嘗慨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符為眾法之宗群  
方之祖雜以後人知見反為塵飯土羹莫適於用茲特以自  
然之理引伸觸類闡發神明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  
至春溫一證別闢手眼引內經為例曲暢厥旨究不敢於仲

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庶不為冥索旁翹得以隨施輒  
効端有望焉窮源千仞進求靈素難經甲乙諸書文義浩渺  
難以精研用是參究仲景全匱之遺分門析類定為雜證法  
律十卷覃思九載擬議以通玄奧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  
寒論可為濟川之舟楫宣魚之釜鬲少瘥吾生一日之責即  
使貽譏於識者所不辭也夫人患無性靈不患無理道世患  
無理道文患無知我古君子執理不阿乘道不枉名山國門  
庶幾一遇氣求聲應今昔一揆是編聊引其端等諸燭火俟  
夫圓通上智出其先萃於以昭徹玄微與黃岐仲景而合轍  
昌也糠粃在前有榮施矣昔順治戊子歲孟夏月四日喻昌

嘉言甫識

汪琥曰傷寒尚論篇清順治初西昌喻昌嘉言甫著書凡五  
卷首卷尚論張仲景傷寒大意及叔和編次林億成無已按  
註之失又駁正序例及論春溫并駁正溫瘧等證四變之妄  
其第一卷分太陽二篇以風傷衛之證為上篇寒傷營之證  
為中篇風寒兩傷之證為下篇第二卷分陽明三篇以邪入  
太陽陽明為上篇正陽陽明為中篇少陽陽明為下篇第三  
卷分少陽金篇而附以合併病壞病痰上板第四卷三陰篇大  
陰止一全篇少陰則分前後二篇以直中之證為前篇傳經  
之證為後篇厥陰止一全篇復附以過經不解差後仍復陰

陽易病其書實本方氏條辨之註而復加發明著成此編俱  
其以大陽篇病如桂枝證類不痛云云此為多有寒是痰復  
以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之真寒亦是痰遂於壞病之後  
復增一痰病殊悖於理又少陰既分寒熱二證而太陰厥陰  
獨無寒熱二證之分又云陰陽易外男子無女勞復皆於理  
有未安至其顛倒仲景原論中誤次不待言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尚論篇八卷國朝喻昌撰昌字嘉言南昌  
人崇禎中以選貢入都卒無所就往來靖安間後又寓常熟  
所至皆以醫術著名是書本名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  
百九十一法其文過繁難舉世稱尚論篇省文也首為尚論

大意一篇謂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其卒病論六卷  
已不可復睹即傷寒論十卷亦劫火之餘僅得之口授其篇  
目前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  
為校正晉大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  
今世所傳乃真秘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註案成  
乃金人此言宋人誤謹附訂於此叔和二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以叔  
和經翼之詞混編為仲景之書如一卷之平脈法三卷之序  
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則其為校正詮註乃仲景之不  
幸也程德齋因之作傷寒鈔既多不經之履又以傷寒例居  
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雜病雜脈與傷寒無

預者皆略去定為二百八十三法亦無足取惟方有執作傷寒條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首經之旨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榮衛者少屬尤為卓識而不達之言之旨者尚多於是重定此書以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為主病之大綱四序之中以冬月傷寒為大綱傷寒之經之中以大陽為大綱大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蓋諸家所注至昌而始變其例矣次為辨叔和編次之失一篇次為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一篇次為駁正王叔和序例一篇皆不入卷數其於傷寒論原文則一經各自為篇而合之病併病壞病痰病四類附三陽經末以過經

不解差後勞復厥陰陽易病三類附三陰經末每經文各冠以大意綱舉目張頗有條理故醫家稱善本原書自為八卷乾隆癸未建昌陳氏併為四卷而別刻目尚論後篇四卷首論溫證次合論次真中次小兒次會講次問答次六經諸方共成八卷為喻氏完書焉考康廬甲寅順天林起龍重刻方有執之書以昌此書附後各於評點極論昌之所註全出於剽竊方氏醜詞毒罵無所不加夫儒者著書尚相祖述醫家融會舊論何可遽非况起龍所評方氏則有言皆是喻氏則落筆皆非亦未免先存成見有言吹毛殆門戶之見別有所取未可遽為定論故今仍與方氏之書並著錄焉

喻氏傷寒尚論後篇

四卷

未見

傷寒抉疑

一卷

存

徐彬跋曰先業師初以問答見授示甚珍之梓以供同好不  
知卽新安程雲來先生戊子年間答也越二十八年己卯秋  
竟于無意中相過遇悉此淵源發明之功大會合之緣竒特補  
記以誌快

徐氏彬傷寒圖說

一卷

存

陳師錫小引曰傷寒獨起太陽而逆傳雜證則又不傳經而  
變氣其義誠微子是涉畧者患在學疎識淺望洋難明專  
家者患在拘守成方忽畧不講卽有好學者見行脈布氣  
傳經不傳經或逆或順種種不一患在多歧滋惑今仲景原  
文得喻先生尚論前人精詣畢露仲景原方得忠凡發明  
後學機輿勃然而又每以三圖前此三患庶其免乎千年  
絕學爰復興矣



傷寒一百十三方發明

一卷

存

凡例曰原證原方成註及參攷並列寔為全書如邇來張卿子先生傷寒論業已家弦戶誦然予尚刻方論欲如醫方攷之例俾究心傷寒者參閱特易無浩幹之煩耳 一余初意本欲各列仲景原證于本方之前緣一方有數用者或可通用者不使專列且是役原為喻先生傷寒尚論大閱龍驥惜方論未梓故特採其證論之意分註各方下別有建明亦不敢自秘使閱者因喻先生論證而悟仲景立方之妙因不佞

論方而更會仲景辨證之微此即左國內外篇也故單列原方藥味意在與喻先生尚論並行不敢負合璧之譽庶幾西河洙泗後先倡導之意乎 一是集既重在方則方中今兩為至緊矣古今輕重不同故別附合藥分劑則式一條以便

稽攷

秀水縣志曰徐彬字忠可嘉興明經世居秀水太僕世淳第  
三子世淳字隨列闖賊破隨罵賊死仲子肇樑抱父屍以殉  
彬慟父死忠兄死孝遂絕意進取作所居建太僕忠烈祠著  
書談道于其中尚論古今理亂搜考阨塞要害河漕兵食之  
類兼治岐黃從雲間李自材江在喻嘉言遊盡得其傳著有

原治初編全匱要略等書行世事繼母以孝聞撫兒子捐祭  
田建義塾讓奩舅氏析產內弟鄉黨稱其行誼云子煜國學  
生煌太學生丞上海以廉能課最補令新典

張氏志聰傷寒論宗印

八卷

存

自序曰今夫治病難治傷寒病尤難審脈證匪易審傷寒脈  
與證尤匪易良以暴厲之氣變無經常當急而緩當緩而急  
損真積邪莫此為甚苟非潛心平日靡非失措臨期是以醫  
之不識治傷寒者未可致西名也即治傷寒勿究心傷寒論者

亦未可醫名也即能究心傷寒論而膠執義意不獲變通經  
理者究亦未可醫名也醫學始乎軒岐立方立法原于仲景  
本論故曰仲景猶孔子豈臆說哉夫千般疾難不外三因傷  
寒外因也而本經之旨非惟傷寒為然也即風寒暑濕燥火  
六淫之邪感所具載矣又非惟六淫之邪為然也其間察色  
辨脈審證立方分析表裏陰陽寒熱詳別虛實標本氣血靡  
不備悉矣許學士曰孰讀仲景書得仲景法又曰能致西傷寒  
即能醫痘疹能醫痘疹即能醫癰毒予以為誠得其法雖婦  
人小子百病千疾不出範圍之內僅痘疹癰毒乎第此書自  
東漢迄今千五百餘歲歷代諸賢如華佗葛洪徐之才孫思

邈孟詵許叔微朱肱孫北龐安常韓昞和張元素李泉果滑壽  
王履劉完素趙嗣真張雲岐朱震亨王好古羅天益張兼善  
黃仲理戴元禮婁全善吳綬王肯堂輩多有發明而宋成無  
己亦有詮註近世又以本經文義深微僉執陶氏古書以為  
枕中秘寶嗟傷寒變證靡窮本經立法甚活豈類函歌括  
所能悉精深哉聰家世南陽值漢室之亂隱居江右十一世  
祖游宦錢塘小築湖上自仲祖及今四十三葉矣其間以醫  
名者什有二三余因髫年失怙棄儒習醫于茲歷三十年藉  
卿子師開示廣覽前代諸書靈素以降傷寒一論誠立法垂  
教之要典也然義理邃微章句與典人樂簡易喜習類書予

因奮志重釋全經不集諸家訓詁止以本文參悟分拆章句  
研究精微甲午秋深逮今十稔雖行立坐臥未嘗敢忘仲祖  
也摩編幾絕鐫刻始成名曰宗印蓋以印證先世遺意但慚  
儒業人疎文辭俚鄙然以經解經固敢杜撰詎曰盡啓後學  
亦云少補前人爾康熙癸卯蒲夏武林張志聰書於恒吉堂  
凡例曰一本經章句向循條則自為節目細玩章法聯貫并  
然實有次第信非斷簡殘篇叔和之所編次也今於經中文  
義連類者首加一圖以為總章庶經旨序明學者便於檢閱  
一傷寒論舊本首辨脈篇次平脈篇次傷寒例次產濕喝次  
六經次霍亂次陰陽易差後勞復次補論汗吐下之可否世

傳王叔和之所序夫辨脈審證而後立方救治及先提痙濕  
喝與傷寒相類故別明之而始論六經之證次序條理深屬  
精明但傷寒例叔和所撰不應僭次六經之首今次序悉依  
舊本正以叔和之例改附於篇末尊經意云爾閱者辨之一  
註釋參訂本經文義雜引靈素諸經秘期理旨詳明不事  
辭藻艷如白俚樸少文博雅罕道則說鈴書肆伊古鄙之  
經語奧深句字藏隱示人靜悟始解得之是以註中惟求條  
晰明暢不無先後重疊之語然義取疎達理期典顯金景別  
詮則千里毫釐遂多舛謬二解釋方義物各有性治亦有具  
貴人以五味四氣論方似已但黃連苦同於大黃乾姜溫比

於附子其中大有分別今於氣味外細體先聖立方至意詳  
為詮釋同志者幸勿以穿鑿見識一註外小註乃未盡餘首  
抑亦有臆見一時略及而補註者或與本旨互參遂兩存之  
俟高明訂正非自相矛盾也一序例係晉太醫令王叔和所  
撰文理淺明不須訓註悉照成氏遺文少加訂參微義  
汪琥曰傷寒宗印康熙中錢塘張志聰隱菴著書凡八卷其  
前後悉依王叔和撰次止以傷寒例反附之第八卷末有如  
論太陽病曰兼氣與經或兼肌與絡桂枝湯主治肌經氣血  
之藥也又云肌腠絡脈之劑邪傷於氣入於胃膈以至宮城  
空郭之間加桂枝二越婢一湯此治肌腠氣分之邪入於空

郭之間也。梔子豉湯此治在表之餘邪入於宮城之間也。其議梔子豉湯非仲景吐劑其註赤石脂禹餘糧湯復增太乙餘糧議論穿鑿與成註故相執拗不足取以為法也。

傷寒論綱目

未見

自序曰昔宣聖贊易韋編幾絕而十翼之傳垂萬古而不敝考亭著書歷幾年所而誠意一章至莫年而始竣知古聖先賢其於經論未敢苟為而輒止也昔儒有云易稿則技精屢劉則藝進斯言詎誣也哉余於內經仲祖諸書童而習之白首始獲其要故自甲午以後二十年來每且必焚香盟手閱

卷舉筆繙閱經義詳其句說審其字意知一章各有其源六經各有其本片言必有其歸隻字必體其蘊或數日而始得一章或一朝而連脫數義畫之所思夜則夢焉夜之所得且則錄為不啻筆之幾脫矣迨庚子而傷寒初集告成越幾載而金匱要略出又數載而素問集註竣更數年而靈樞註疏就俱已梓成問世其於仲祖傷寒論雖未敢云深入闡奧據余專致之勞亦可云研幾殫慮矣乎而尤慮尚未有盡也後聚諸同學而參正之更集諸及門而講求之冀有疑義與其晰之或有微悟與共訂之稿幾脫而二集之書復成於是付剞劂而告諸世曰甚矣痔今書詎一日之書也歟哉凡夫經

寒暑歷歲月廢寢食絕交遊春花秋月之莫問澄水佳山之  
弗臨總期無負於仲祖之志云爾俾天下後世之讀仲祖之  
書者卽知仲祖之孫之書知仲祖之孫之有書并期更殫心  
於仲祖之書則余之心良苦而余之志良快余幸矣然安敢  
必哉

傷寒論集註

六卷

存

凡例曰傷寒原名卒病論其新舊刊本正文中有增一字者  
有減一字者有文法虛字各別者有句語讀法不同者有一

節分爲二三節者有重出不作衍文者今悉詳確校正當以  
茲刻爲定本夫垂世之書理宜畫一猶四書五經不容稍殊  
一字也一傷寒係王叔和編次以仲祖辨脈平脈爲卷一叔  
和序例合本論瘧濕鳴復截太陽三十條爲卷二夫叔和序  
例自稱執病證候旣非條例又非大綱與本論且相矛盾混  
列其中殊爲不合今先證後脈首列六經次列霍亂易復并  
瘧濕鳴汗吐下後列辨脈平脈編次之法永爲定規叔和序  
例理應刪去以泯叔和立言之非以息後人辨駁之釁一本  
論太陽陽明少陽三陽也太陰少陰厥陰三陰也三陽三陰  
謂之六氣天有此六氣人亦有此六氣無病則六氣運行上

合于天外感風寒則以邪傷正始則氣與氣相感繼則從氣而入于經世醫書不明經氣言太陽便曰膀胱言陽明便曰胃言少陽便曰膽疏其有形亡乎無形從其小者失其大者矣可哉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乃人身經氣而各有分部太陽分部于背陽明分部于胃少陽分部于脅太陰分部于腹少陰分部於臍下厥陰分部於季脇少腹之間如七政麗天各有方位須知週身毫毛乃通體之太陽而如天分部六氣位列于毫毛之內而如七政故曰通體太陽如天分部太陽如日此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之理經云三陽者天為業又云陽氣者若天與日本論云太陽病多者熱故

病項背而循經者屬分部太陽病週身毫毛肌腠者屬通體太陽其餘病氣隨經各有部位學者所當體認者也一本論六篇計三百八十一證霍亂易復瘧渴汗吐下計九十三證共四百七十四證一百一十三方成氏而後注釋本論悉皆散敘平鋪失其綱領旨趣至今不得其門視為斷簡殘篇輒條列各節割然就原本而彙節分章理明義盡至當不移非神遊仲祖之堂不易得也今註中或合數節為一章或合十餘節為一章括其總綱明其大意所以分章也章義既明然後節解勾釋闡幽發微竝無晦滯不明之弊不但註釋本論兼晰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經脈藏府之通貫運行于語言

文字之中毫無隙漏而語言文字之外亦復周詳不敢云盡  
美盡善庶可謂本末兼該是刻之所以名集註者竊效朱子  
集註經書可合世文而誦讀之並非彙集諸家也

高世拭序曰醫之道昉于黃帝醫之法立于仲賢其道至微  
其法甚神故語其淺顯者庸愚之所共知語其精深者賢知  
之所莫測黃帝之書不易讀而仲賢之門牆豈易窺也哉自  
世有龍衣取經語以立論者而其道始晦且更有巧尚方伎以  
垂教者而其法不明自古且然何況今日粵督仲賢生於漢  
時去古猶為未遠而靈素之理幾有絕滅之患是以手著傷  
寒雜病論上承神農黃帝諸臣之精義以昭後世至千百年

而能繼其道者寔賴聞知先達之仲賢也自叔和序例無已  
註釋而其道復晦迨于今以本論為斷簡殘篇而條裂皆即  
割其書又有覆瓿之患隱菴先生者仲賢之後裔童而習之  
至於耄期未嘗倦學者許傷寒宗印次及靈樞素問本草全  
貫諸書以開後學而傷寒之理至暮年益精復註傷寒綱目  
奈伏而讀之因曰本論以靈素為宗故理深而法備綱目以  
靈素為幹故意盡而旨明使未潛心黃帝之書者未免有深  
遠之歎奈何隱師熟余手而商之曰必如何而能令淺深皆  
可入道余曰朱子集註前轍可師何難刪繁就簡深淺出  
俾後之學者因證而知氣候之出入因治而識經脈之循行



度正路可曲不入旁門家伎矣天隱師者肯再三年于是更為集  
註奈景未成而遂抱肺病以逝余夢寐之間歎歎泣下欲繼  
述前人之志而恐才不逮也上賴隱師在天之靈允思之不  
得者勤以日夜之思而若或通之非敢云獨得也尤藉同人  
之參訂及門之啓發易其註不易其人所以敦本也得其旨  
不泥其辭所以繼述也信諸一已正諸同人而壽之梓吾願  
世之讀是書者明其原神其治洗滌舊聞研研求正道則黃帝  
之書可讀而仲景之門牆終非遠也是所以表於直知篤信者  
歟時康熙癸亥之臘月錢塘高世栻士宗題於侶山講堂

張氏傷寒續論

二卷

存

自序曰古來講仲景氏之學者逸代不乏名醫行釋仲景之  
文日多而仲景之意轉晦何哉人皆逐其歧路而莫或溯其  
原本也夫傷寒一道入手精微未嘗不易知間能守其糟粕  
則愈趨愈遠乃至入吳其指家異其學者訛相承不可窮盡  
理則固然無足怪者余自幼迄今遍讀傷寒書見諸家之多  
歧而不一也徃徃掩卷歎曰仲景書不可以不釋不釋則世  
久而失傳尤不可以多釋多釋則辭繁而易亂用是精研密  
諦編歷歲時暑雨霜寒不敢暇逸蓋三十年來靡刻不以此

事為淺淺焉後得尚論條辨內外諸編又復廣求秘本交覆  
詳觀初猶扞格難通久之忽有療悟始覺尚之所謂多歧者  
漸歸一貫又久之而觸手觸目與仲景之法了無疑滯夫然  
後又竊歎世之見其糟粕而不見其精微者當不止一人安  
得有人焉晰其條貫開其晦蒙如撥雲見日豈非吾儕一大  
愉快哉昔王安道嘗有志類編而未果至今猶為惋惜因是  
不揣固陋初圖排縉首將叔和編纂失序處一二次第詳六  
經明併合疏結痞疔定溫孰寒症濕渴等之似傷寒者分隸而  
註釋之大都博採眾長貫以己意使讀者訟然歸一不致爾  
我迭見眩煌心目也繼又節取後賢之作分別冬溫春溫疫

癘及類證痰證細證之辨合為續緒二論續者祖仲景之文  
緒者理諸家之紛紜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匪明其源流  
而後仲景之文相得益彰無庸繁衍曲釋自可顯然不晦庶  
無負三十年苦心書成授梓請正於世之講仲景之學者康  
熙丁未旦月石頑張璐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傷寒續論二卷緒論二卷國朝張璐撰取  
張機傷寒論重分其例採喻昌尚論篇及各家之註為之發  
明而參以己見是曰續論又以原書殘帙既多證治不備博  
搜前人之論以補之是曰緒論續論先載原文次附註釋末  
錄正方一百十三首緒論自載六經傳變合病併病標本治

法及正傷寒以下四十證又分別表裏如發熱頭痛結胸自  
利之類未錄雜方一百二十餘道其醫通十六卷內諸證畢  
備不立傷寒一門自序謂先有此二書別行故不復衍也康  
熙甲寅林起龍刻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其序有曰鈐植活人  
類證者出而斯道第塞矣近之準繩金鑑續編三註宗印圖  
註緒論五法手授諸刻行奇聞異帛詵承謬呈意黃鼓任口  
杜撰如狂犬吠如野狐鳴又曰更可異者本無一長又未夢  
見條辨止將尚論篇割裂紛更稱續論者譬之推蠶噬蠟自  
忘其臭此書不必傳即傳不過供人笑罵塗沫云云其詆謫  
是書不遺餘力然亦不至如是之甚也

汪璠曰傷寒論續緒二論康熙中長洲張璐路玉鈐次書四  
卷其續論上卷太陽病分三篇陽明病分二篇少陽太陰病  
各止一篇少陰病分上下二篇厥陰病止一篇續論下卷又  
分藏結結胃痞合併病溫熱瘧濕喝等雜病各自為篇後附  
以脈法例方共註釋即尚論篇文也

韓氏來鶴傷寒意珠篇

未見

徐乾學序曰傷寒意珠篇者吳縣韓來鶴所以闡發張長沙  
仲景之書也仲景文辭簡古與質今其傳者不無殘編錯簡  
晉王叔和為之撰次括為歌詩或設為對問或有所續著要

皆不外仲景至全而成無已爲之註然亦隨文順釋不能大有所發明明王宇泰作傷寒證治準繩稍爲更置其章句而不卒能出其範圍也其後有老儒方執中者作爲傷寒條辨一書不甚行於世近喻嘉言竊其義作尚論篇而世之祖述仲景者發揚之者非一家矣來鶴自以其說實前人所未有其必有所自得者余茲無不得而知也余常操兩言以求醫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功已試而無疑也物理論曰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理達能宣暢曲解不可任言學醫須讀書也來鶴觀國忠獻公之後在宋而藥之禁甚嚴而其家以忠獻故得市常時謂之醫府藥司者也其子孫因以醫名

於世明永樂時有院使公茂者與戴元禮齊名傳之來鶴之大父俱精於其術則非直三世而已也來鶴少而工爲文章有聲鄉校困於舉場者久讀書者益多以其餘間通其家學與徒守先世之故方者相去倍萬也所以闡發仲景之書而自以實前人所未有者豈不可信哉

懔園集

張氏孝培傷寒論類疏

未見

汪琥曰傷寒論類疏康廕中古吳張孝培憲公著其書尚未分卷書中大意以叔和撰次仲景傷寒論而類疏之曰陰陽曰營衛曰辨脈曰時令曰異氣曰傳經曰爲病曰料證曰發

汗曰湧吐曰和解曰清血曰攻血曰攻下凡三陽篇皆其類三陰篇亦各自分其類而未見全文又曰合病類併病類未後又附以病解類其註仲景書能獨出已見而不蹈襲諸家之說卽如傷寒論中相傳有三百九十七法此前人所未明言今止就桂枝湯方後云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為一法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絪絪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又一法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又為一法且云上三法期於必汗此其與諸家不同處又其註承氣湯曰承者以卑承尊而無專成之義天尊地卑一形氣也形統於氣故地統於天

形以承氣故地以承天胃土也坤之象也氣陽也乾之屬也胃為十二經之長化糟粕運精微也轉吐出入而成傳化之府豈專以魂然之形亦推承此乾行不順之氣耳湯以承氣名者確有取義非取順氣之義也若此等註可為發前人所未發惜其書未刊行世所見者止初稿而已

程氏應旋傷寒論後條辨直解

十五卷

存

自序曰條辨非余昉也有前余者矣一續確原本之銓次而綜理之則始平方有執再踵百執之綜理而發明之則繼以喻

嘉言余之名條辨者一仍前人之所仍竊以之之謂也而余之名後條辨者不仍前人之所仍未嘗竊以之之謂也其竊以之者以為彼既條其所條辨其所辨則余可條其所傳辨其所辯條之辨之而不為僭其未嘗竊以之者以為余自條余所條辨余所辨非辨彼之條辯彼之辯條之辯之而不為剽非僭非剽而謂余之所條即仲景之條今之所辨即仲景之辯其誰欺非僭非剽而非欺而余仍復條其所條辨其所辨者則以仲景嘗許我以條其所條許我以辨其所辨也其許我以條其所條辨其所辨者何蓋仲景同有言矣曰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集之為言非論中之神明機奧也

神明機奧自着在思字上其所集即論中之篇章次第也篇章已經仲景次第而復有待于尋者何也篇章中有變化則次第處有推移故彼此參差前後錯亂使世之專門傷寒者欲於我一成之跡處分門無門可分欲於我已然之軌處類證無證可類空空一個六經而同條共貫斷章處縱有氣脈可聯隔部中無不神理可接其間迴旋映帶之奇宛轉相生之妙俱在所集中俱在所集外篇章固非死篇而章則次第自非呆次第若能於此尋之則不特得其粗如璇璇圖之可以縱橫往還成條成理延齊寓諸庸微藏之顯凡春秋之比事屬詞而斷例大易之抽爻配卦而定占與夫繫鈴家之出奇

握勝示人以陰陽闔押之路奇道中之避凶趨旺啓人以生  
傷景壯之門皆出諸此以此暗仲景之傷寒論非仲景傷寒  
內分出一部拘牽文義之書要人去尋章摘句迺仲景雜病  
內合成一部環應無方之書要人去溫故知新也余是以得  
條其所條而妄謂仲景許我以所條辨其所辨而妄謂仲景  
許我以所辨至於微言絕而或未絕大義乖而或不乖是非  
于繆于克而或不謬于古人則余于仲景之論別有辨在  
而於叔和之例別有貶在此又若干一人心量之窮眼量之  
短僅以省字法讀古人書益從仲景之論字辯字上讀而得  
之于心筆之于手以求克夫道聽塗說者之自景云公曠觀

天下其心量眼量相倍筵千百億萬於余一人者夫復何限  
以天下無盡藏之慧智宣幾仲景無盡藏之蘊妙何妨人人  
胸中各出一部傷寒論妙義既生陳言自去自此而有知我  
者安知不余心所大哂有罪我者安知不余心所大喜余又  
何必淑淑焉珠玉其言于前與淑淑焉糠粃其言於前預為  
天下無盡藏之心量上着以一物更為天下無盡藏之眼量  
上容以一屑也昔康熙九年庚戌桂秋新安程應旌識于吳  
門之遐暢齋

汪琬曰傷寒後條辨康熙中新安程應旌郊倩條註書凡六  
集一曰禮泉首載仲景自序次辨傷寒論共五篇次貶叔和

序例之偽皆不入卷二曰樂集辨脈法為卷之二平脈法為  
卷之二辨症濕鳴脈證為卷之三三曰射集辨太陽病脈證  
篇第一為卷之四辨太陽病脈證篇第二為卷之五四曰御  
集辨太陽病脈證篇第三為卷之六辨陽明病脈證篇第一  
為卷之七辨陽明病脈證篇第二為卷之八五四曰書集辨少  
陽病脈證為卷之九辨太陰病脈證篇為卷之十辨少陰病  
脈證篇為卷之十一辨厥陰病脈證篇為卷之十二六曰數  
集辨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為卷之十三辨汗吐下可不  
可為卷之十四叙一百一十三方為卷之十五後又附以原  
論條辨尚論編次意欲後學合四書而參首使便於檢閱也

此程氏一片苦心獨出已見而條理此書然其間話太多攀  
引經史百家之言及歌曲笑談無所不至絕無緊要何異癡  
人說夢邪恐註書者無是體也至其每條承上起下註釋入  
理之處非淺學所能企及不可因其所短而棄其所長也  
程氏應旌傷寒論教員餘

一卷

存

題詞曰余性頗懶間有所述隨手佚去後條辨得以成書者  
全賴及門王氏仲堅為之綜緝不致更星走失今春王子北  
上臨行忽手此帙喜而向余曰此先生未註條辨時之逸稿



鈺從前後繕成帙者索之三年不得今忽從篋底躍出對  
之神光發煥擬為先生補刻集中余摩摩過反覺面生求  
其故我寔從說了又說處認出安足雁之前論王子曰先生  
所重在張王二家上置辨其中有大美惡存焉說了又說何  
妨竟不告而付之梓余笑曰王子特顧他何私其所好耳竟  
不顧我體上生出一箇疣來了梓成姑以贅餘呼之康熙士  
子六月筆程應旄郊倩

陳氏亮斯傷寒論註

未見

汪琬曰康熙中武陵陳亮斯著其書高未刊板偶於友人周

孝斌處鈔得草萊二本其註仲景論能獨出已見而不蹈襲  
成氏方氏喻氏諸家之說每經病必依叔和原次反覆註解  
極為入理惜其書不全所鈔者止陽明少陽太陰以陰厥陰  
五經病耳琬欲泛棹武陵訪其人傳其書而未能不意孝斌  
已作故人自嗟歲月不待立言之念愈急終不能全見其書  
之為恨耳

程氏林傷寒論集註

未見

按右見于金匱要略直解凡例

史氏留傷寒正宗

八卷

存

凡例曰叔和編次仲景之書引軒岐之經雜以已意而為之序例後人不察錯視為仲景之言又以其說謬於內經從而曲為之辭其失仲景之旨不啻什百矣今仍仲景原文分作十篇又合痲七篇共為三卷庶幾涵澠有辨雖非有功仲景而於後學津梁未必非指南云一仲景之書文字典雅意義深遠成氏順文順釋最為詳明間有訛舛趙張諸賢力為救正近日喻氏著尚論篇大闡宗旨余彙集眾說行為直解使讀者言下會心無煩詞說而了然胸臆矣至原文則大書以

留仲景之舊解則分疏以便誦讀之賢亦不願愚劣亂曲型耳覽者鑑之一王字泰先生因妻氏綱目纂輯準繩於諸証先備列仲景治法後以諸賢續法附之驗證求治便於檢閱故不厭其複第仲景之書孰讀討究自能觸類旁通檢一二條庸詎窮其奧義乎今盡汰其重複益不欲學者鹵莽求之也一傷寒一書仲景方論猶經也諸賢方論所以羽翼經者也尊仲景而遺後賢豈非好古之過乎編諸賢方論於仲景之後庶有所輔翼而益彰也一字泰先生曰黃岐猶義文也仲景其孔子乎凡後賢立說不軌於黃岐仲景者盡為臆說存而不削恐削之而人以為掛漏也故存之而置辨焉一仲

景書以六經編諸家方論以證參伍錯綜義息備矣守泰元  
生準繩亦分六經茲止列證者蓋一證兼數經統之於一經  
不可也

周斯序曰昔張南陽者傷寒方論為法三百九十七為方一  
百十有三時稱醫聖西晉王叔和編次其書引以內經錯以  
己意遂使南陽原本不傳於世是以許叔微撰傷寒辨疑龐  
安時補傷寒方論錢仲陽著傷寒旨微王好古著仲景詳辨  
及辯惑正如秦火經書之後漢魏以來諸儒搜遺討訛箋註  
疏傳經書雖後大明於世而終不得見全書逮方約之著傷  
寒書先儒稱為集大成而南陽原本究未辨明或是或非吾

友步兵史子仁隱居不仕少時嘗奉教於明醫家秦郵得其  
脈訣潛心究極遂通奧玄次病死生指下立辨既檢之於行  
復取南陽原本少折為張之論為王之說提綱於前辨解於  
後曹之南陽原本復大明於世顏曰傷寒正宗書成予為之  
叙曰布帛也菽粟也醫藥也三者皆生人之至急者也無布  
帛則寒而死無菽粟則飢而死無醫藥則病而死等死耳而  
醫藥尤急過寒過熱則布帛有以致死過飢過飽則菽粟有  
以致死致死者有以生之則惟醫藥顧慎用醫藥而致死者  
救之則在醫書益著益著者書皆昔聖昔賢明於醫者而後能之也  
李明之號稱神醫而東垣十書於傷寒為尤長朱彥修時稱

段西聖嘗著傷寒辨疑而總之發明南陽方論之蘊藏也正宗  
一書辨其為陰為陽為陰或似陽陽或似陰者即許叔微王  
好古之論也審其變證而即知其本證察其標本而即知其  
內傷者龐安時錢仲陽之論也李明之多用補中益氣為前  
人之所未嘗有者朱彥脩非之以為西北之人陽氣易降東  
南之人陰火易升而正宗不執局方只論切脈有以補為主  
者即明之之法有以瀉為主者即彥脩之法合而參之以成  
一是者也予聞醫人存救一時一方醫方傳救天下後世是  
人也是書也功不止一時一方而在天下後世矣瀨水遺民  
周斯頤首撰

魏曰祁曰江都史子仁先生傷寒正宗七卷前三卷釋仲景  
也後四卷取諸賢之論以翼仲景也凡為方二百有奇採  
論二十二家其義備矣其旨精矣

醫國籍考卷二十七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